

马拉喀什 — ICANN 董事会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联合会议
欧洲西部时间 2016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 17:00 至 18:00
ICANN55 | 摩洛哥马拉喀什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欢迎大家。这次与董事会开会的是…是哪个团体来着？哦，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对我们来说，今天真的是相当漫长的一天，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对这场会议抱着极大的热情。

接下来，为了让会议内容更具有实质性，也为了更高效地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按照一贯的做法，什么形式上的东西和各种好消息，统统省略掉。我们来这里是要做一些实事的，所以，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你是这次会议的主持吗？很好。交给你了。你的会议你做主。我们听你讲就好了。当然我们也会互动。我们已经提出了好几条问题，不过我们来这里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听你讲一些你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分享的事情。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TAPANI TARVAINEN):

谢谢史蒂夫。欢迎大家，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请先看问题部分。我们一共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已经安

排了我们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几位同事来陈述。首先请看第一个问题。

阿姆鲁·萨德尔 (Amr Elsadr)，有请。

阿姆鲁·萨德尔：

好。谢谢。我是阿姆鲁。史蒂夫、马库斯 (Markus)、布鲁斯 (Bruce)、里纳利亚 (Rinalia)，你们好。最近怎么样？还有谢林 (Cherine)。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 GNSO 审核的，大家应该已经看过这个问题的内容了吧。首先，我真的要感谢你们，还有里纳利亚，谢谢你，你们在周末的会议上曾明确表示，实际上，你们不止一次说过，你们会很有耐心地等待工作组完成其工作。你们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工作做好，对此我们真的很感激。不只是负责这件事的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成员，我相信整个工作组都是这么想的。

这里我想要问的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确实没有答案，所以，如果能知道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是什么，将对我们很有帮助。

现在我们工作组在做的事情是，针对独立审核人 Westlake 给出的建议提供意见反馈，比如说优先实施某些建议，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建议说，有些建议不应该实施。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工作组的建议与 Westlake 的建议存在冲突，你们会怎么样，或者打算怎么样？你们打算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这对我们会很有帮助。

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谢谢阿姆鲁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项流程，当然，我们会根据实际的实施情况不断完善这项流程。目前，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从委员会那里得到的是，我们希望你们能提交一份尽量全面的报告，说明独立审核人建议和工作组建议之间是否存在不同，以及社群 — GNSO 支持哪些建议，不支持哪些建议。

简而言之，我们想知道不同之处在哪里，以及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想知道原因，我们希望你们能提供明确的理由，说明你们为什么不支持它。

另外，对于你们所支持的那些建议，我们希望收到一份阐明其可行性和优先级的评估报告，如果工作组和 GNSO 理事会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希望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可以理解吗？

当前的流程是，在你们向我们提交了这份报告之后，作为 OEC，我们会向董事会提供我们自己关于该报告的建议，然后

董事会将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行动包括通过或修改后通过报告，或者驳回报告。如果报告被驳回，我们会就此提供一份明确的理由。

不过，从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来看，你们似乎担心我们会拒绝你们希望不要继续实施的建议。我觉得 — 这里我仅代表我自己，因为我们不能决定委员会审议流程和董事会审议流程。

我们希望收到的是完全由 GNSO 出于自己意愿而提供的 GNSO 建议，因为如果这不是你们内心真正想要的，那日后实施起来可能会有困难。我们必须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这样回答你满意吗？好的。

阿姆鲁·萨德尔：

谢谢里纳利亚。坦白说，我们实际上并不担心。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担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我们觉得…因为你们已经表现出了对我们极大的耐心，所以我们实际上相当有信心把事情做好…对我们来说，把事情做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是真心希望提供你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这一直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除此之外，目前我们还在积极拟定一些可能有助于衡量建议的实施是否成功的指标。

不过，可以的话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你们有可能会采纳 GNSO 或工作组的建议，也有可能不会采纳某些建议但提供拒

绝理由，那么，在建议未得到采纳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些往复式的沟通，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说，你们向工作组返回一些修改意见之类的东西，然后工作组再把更新后的建议发送给你们？或者说这就是你们方面的最终决定，抑或是，更准确地说，这就是 OEC 在提交给其他董事会成员之前的最终决定？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我觉得，为了获得最好的结果，我愿意让我们的委员会与你们采取这种往复式沟通，确保我们最终向董事会提供的建议无可挑剔。

另外，我们的委员会也欢迎大家提出改进建议。我注意到，在 GNSO 审核工作组报告的后续步骤和顾虑部分，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我们欢迎之至。

非常感谢。

阿姆鲁·萨德尔：

谢谢！这我就放心了。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里纳利亚。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陈述人是克劳斯·斯托尔 (Klaus Stoll)。

克劳斯·斯托尔: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有关外展的，我会稍微解释一下，首先是问题的第一部分：董事会认为是否有必要为了让公众更广泛、深入参与 ICANN 活动而提升相关意识和加强能力建设？

如果 ICANN 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让公众更广泛、深入地参与 ICANN 活动的话，这将威胁到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的合理性。

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判断外展和能力建设活动应该实施的标准是什么？

我知道，ICANN 在外展和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非常值得称道，是典范，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活动往往只是为了宣传 ICANN 这个组织本身，而且主要是由 ICANN 工作人员来执行。

难道使外展活动聚焦 DNS 和政策制定流程不是更符合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吗？难道外展和意识提升活动不应由所有 SO 和 AC 在跨社群职能联合制定出外展及意识提升策略后共同实施和执行吗？

抱歉我照本宣科地读出来，不过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听懂，我还是不要自己发挥了。谢谢！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麦克说他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会在…哦，他已经在台上坐着了。好的。

麦克·希尔伯

(MIKE SILBER):

我是听到了你的呼唤才上来的，马库斯。

[笑声]

克劳斯，谢谢，非常感谢你作的解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困惑，根据它的表述，我们真的不确定促使公众更广泛、深入参与 ICANN 政策活动以及确保 DNS 安全、稳定所需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到底是指什么，是否有与此相关的具体文件或政策是我们所没注意到的。所以，谢谢你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外展所涉及的几个方面。

没错，有些活动是由工作人员执行的，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正想问的是：是否有让相关的其他人员参与，因为他们应该参与和自己有关的外展活动，这一点毫无疑问。

第二点是，外展活动往往涉及到与开展培训相关的会议或活动的赞助或主办，在这方面，我们一般会提供相应的协助，但并不是每次都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负责实施工作，实际上，我们是协助外展，为实际的活动提供便利以帮助社群开展外展活动。

第三点是，在培训、外展和推动事情发生方面，ICANN 确实与许多 SO 和 AC 之间展开了非常紧密的合作。

那边的利托 (Lito) 是来自拉美地区的，同时他也是 LACNIC 的董事会成员，他可以向大家证明，LACNIC 在服务欠缺地区开展了很多有关 DNS 的培训。

类似地，之前我碰巧也参与过 AfriNIC 的一些活动，虽然参与频率不高，但我想说的是，AfriNIC 非常重视 DNS 培训和研讨会的开展，而且一直以来…就拿我们公共会议来说，每届公共会议都会召开 DNS 培训会议。

其中有一些就是由相关 RIR 负责的，而 ICANN 通常只是这类活动及相关差旅和住宿服务的资金资助方。也有的时候，这些统统都是 RIR 自己搞定的。所以说，我们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在其他活动上也是如此。部分 SSAC 外展、RSSAC 外展都是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开展的。

我想，ICANN 内应该没有人会对这种合作有任何异议吧。没错，合作。不过，也有些人认为，应该有为社群提供预算供其开展自己的外展活动的资助方，而 ICANN 必须担任起这一资助方的角色，为社群提供开展外展活动所需的资金，不一定要按明确的计划，也不要采用当前这种合作的方式，比如我们与 RIR 的这种合作方式。因此我希望，如果大家有实实在在的合作方案，而不仅仅是资助方案，可以提交给我们，我们肯定会仔细研究的，而且如果合适，我们会对当前的合作方式做出一

些改变，不过这必须是以增值为前提，不应该是仅仅让我们为第三方参与第四方的活动提供资金资助。

克劳斯·斯托尔：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它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真的很感激。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根据刚才的回答，我的理解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尽一切努力让目前的合作再进一步，并为此开展对话，探讨一下有哪些实际可行的方法，因为…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 ICANN，我们必须这样做。另外我也希望大家记住一点，在全新的 ICANN 下，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如果我们不努力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真的会出现问题。其实在现阶段的管理权移交期，我已经遇到问题了，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不得不忍受大家的指责和批评，比如“你说 ICANN 啊，我们都不了解 ICANN，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列在了我的待办事项里，并且标注了高优先级，我真的很希望改变这一现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一起，为改变而努力。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利托，请讲。

利托·伊瓦拉

(LITO IBARRA)：

好的。我是董事会的伊瓦拉。

我可以证明麦克刚才就拉美地区所说的，因为我们确实会经常开展一些研讨会或其他会议，而且会涉及到 LACTLD、LACNIC 和 ICANN 的参与。去年我们曾举办了所谓的 LAC-i-Roadshow，它是 ICANN LAC 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在好几个地方都举办了，探讨了很多主题，比如 IANA 移交和 DNS，比如 DNSSEC，还有一些当地社群非常感兴趣的当地主题。

我们共同举办了这些活动，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取消了巴拿马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充分利用其他国家/地区的当地活动来传播信息，或者找一个能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发言人，来提升公众的意识，让他们了解所有这些主题。

至于衡量指标，我觉得不用多想，肯定是参与人数，DNSSEC 的部署，或者是否与当地大学或组织取得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克劳斯·斯托尔：

非常感谢，另外，很高兴地告诉你，关于拉美地区，今天上午在我们的 NPOC 选区会议上，两位来自阿根廷的成员就什么是域名、域名的工作原理以及人们对域名的处理这类非常简单的问题作了很好的介绍性陈述，我们真心希望能把这种陈述也带到社群中。

我只是说一点小事实，并不是要批评或指责谁。

大家知道，我们做过一些研究，结果真的很让人震惊，到今天为止，很多非营利性组织和民间组织仍然不清楚域名是什么，

但他们却是负责域名更新或这类事情的负责方。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从头开始，我的意思是，怎么会有人不知道域名是什么呢？怎么会有人不知道 DNSSEC 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的语言，以及各种不同的知识水平。

最后，在结束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之前，我想说的是，真的很高兴与大家展开了这次对话，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麦克·希尔伯：

马库斯，能让我再说一点吗，然后再结束讨论？

我觉得，我在这边听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协调，所以我建议，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把 ICANN 合作团队拉进来。我们已经尝试过将工作人员和董事会参与活动的方式专业化，即通过 ICANN 演讲局参与，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看看有关 ICANN 应该参与哪些活动以及如何参与的建议，让整个流程更加透明，希望莎莉 (Sally) 和她的团队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另外一件事情是，尤其在 ALAC，你们总是在处理我们已经在很多场合呈现的资源。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社群之间可能还需要多一点的协调，因为我们不想看到社群的一部分成员在资助方的资助下去参加同一社群另一部分成员举办的活动这种情况，因此我认为，SO 和 AC 内部需要进行更多协调，不仅仅是 ICANN 与社群之间才需要这种协调。

因为出于某种原因，这会让人觉得该社群的不同人群之间 — 比如 ccNSO 经理人、RIR 等等 — 的关系比较紧张，不像我们能够协同工作，而是相互之间在展开非常激烈的竞争。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麦克。还有其他人想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吗？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问题。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Neils ten Oever)。

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谢谢主持人。同时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真的非常感激董事会对人权的日益关注，以及在 CCWG 会议与昨天的 CCWPHR 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与董事会之间对话的加强。抱歉在与 GAC 人权和国际法工作组召开的 CCWPHR 联合会议上我不得不提前离席，但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些活动都表明，人权的付诸实施真的很重要，而且是社群极其关注的主题。

我们知道，董事会有意起草一份人权声明，这在董事会给问责制 CCWG 第三稿提案的意见中已经提到过，我们会时刻准备好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与你们展开合作，而且我们已经针对具体的合作事宜提出了建议。考虑到社群既可以在问责制 CCWG 内展开人权相关工作，又可以在 CCWPHR 内为实现人权而出力，我们感激董事会让社群起草这份声明，让这一切得以发生。

但我想问的是，关于起草声明的具体负责人和起草方式，以及社群可以如何参与到这一流程中来，你们有什么指示吗？

另外在 CCWPHR，我们已经准备为 ICANN 制定一份人权政策，它将有助于 ICANN 履行 CCWG 报告中提出的人权承诺。

那么，在董事会的设想中，这项 ICANN 人权政策制定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最后，我们感激也非常期待董事会和工作人员为我们在工作阶段 2 的范畴内和范畴以外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提供的大力支持。

关于这一点，ICANN 会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人权政策的制定吗？该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作为人权相关问题的联络点？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会议上，我们曾要求董事会内部设立一名联络人，我觉得它对我们顺利展开对话很有帮助。因此，我们希望这次与 ICANN 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也能同样地安排一名联络人，以便我们能共同推进工作。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众所周知，ICANN 一直致力于人权。但目前，这项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昨天，在你们的 CCWG 会议上，我们就人权问题展开了非常有意义的交流。我们听到了你们的想法，也记下了你们工作的进展状况。我们还以个人身份表达了一些初步的顾虑。但我们尚未与董事会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许多董事会成员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就是，我们目前在人权和人权范围的问题上似乎牵扯得太远。我已经就一些经济和社会权利表达了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现在考虑得太宽泛了。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我也希望其他参加会议的董事会成员能就讨论的事项给出他们的观点。

再说一次，那场会议确实很有意义，会上的讨论也很有建设性，你们也向我们保证这只是路线图的开端，后面随着工作的推进，我们或许会再聚在一起，将这个范围缩小。

因为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越专注，取得成绩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想要插一脚，那你最终很有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哪一方都没有顾到。当然，这只是我初步的意见。

关于刚才提出的具体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能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作阶段 2 上，后续各项流程的成果也都会在工作阶段 2 中进行整合。届时，你们会得到 ICANN 工作人员在工作阶段 2 中对你们的支持。而且，我们会指派定期做这项工作的人参与到工作阶段 2 里面去。另外，我们还会指派政策制定和公共责任部的工作人员为该工作提供支持。

至于你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没错，我们确实有意起草一份声明，但具体如何起草，还要等我们与相关专家协商后再做决

定，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不过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意见和支持。

我看到露丝薇斯在话筒后面排着了。如果我有什么漏掉的，烦请帮我补充一下。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我觉得你说的很全面。抱歉，大家好，我是露丝薇斯·范德朗。

我觉得，昨天那场会议最有意思的是，它向我们展示了，虽然是一个小团体，但只要这个团体足够专注，它也能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不过，作为董事会，我们需要确保整个社群都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按照一小群人的想法或意愿走。

于是，我们把这方面工作纳入了工作阶段 2，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一流程的包容性，确保所有人的心声都能被听到。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听到社群其他成员说“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啊？完全听不懂。”另外，对于昨天的会议，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项讨论是，我们对什么是 ICANN 作为企业应尽的人权义务（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什么是美国法律规定必须履行的人权义务做了区分。我们不雇用奴隶劳工。我们确保自己不购买任何以不负责任方式开采出的产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履行的最基本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远不止于此。

这就是你们一直以来努力的路线图。比如隐私，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权利，它与我们新 WHOIS 政策及其他一些工作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目前，在欧洲，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 ICANN 政策是一回事，欧洲的隐私法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呢？

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它属于人权范畴，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去处理的法律现实。然后还有一种…我要说的是，在那之后，像 ICANN 这样的组织还需要努力去保障更广泛的人权。而在这方面，我认为会存在很多争议。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专注点。我们有基本人权和更广泛人权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越是专注，同时确保整个社群都参与进来以及不要操之过急，那么，董事会就会越容易为这项工作提供全力支持。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个路线图的作法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也知道需要你们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范围很广。但我希望我们能将它放在正常的流程中完成。

马库斯·库墨：

谢谢。

我注意到，ICANN 因履行着特殊的职能而成为特殊的组织，因此不能当作“普通的企业”对待，这一点似乎已经在我们之中达成共识。我们要以不同的眼光看待 ICANN。我们不能仅仅承担商业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这或许也有助于我的董事会同事镇定下来，他们相当害怕事情可能会发展到他们预料之外。

其他董事还有什么意见吗？布鲁斯，请讲。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好的。我只是想针对人权所涉及的方面补充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关人权的所有讨论都不应该离开我们的使命这个大背景。如果我们要从使命中选出几个涉及到人权的元素，那其中一个就是域名的注册。另外一个 IP 地址的分配。

通常，IP 地址或域名是分配给合法实体。这些合法实体既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个人，因为我们有法人这一说。提到法人，我觉得这里应该也适用于人权。

另一个涉及到与人打交道的内容是在注册流程中使用的联系对象，如 IP 地址，域名注册管理机构都会持有联系人记录。这些联系人记录基本上是联系人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的集合。我觉得这里面也涉及到人权。

我能想到的另一个适用于人权概念的就是我们召开的会议，比如会议的参与、如何对待参会人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这届公共会议应该有几千人参与吧，那么，我

们是如何对待这几千人的？我们是否对每一个人都给予了同等的尊重？是否本着人权原则对待他们？

这些就是目前我能够想到的两个方面，即我们如何对待参加会议的人，以及我们如何对待作为联系对象的人们。

我可以说说我觉得哪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做。我们不应该强行获取他人电子邮件中的内容，以及他人网站上的内容。这些都不属于 ICANN 的使命范畴，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至于联系对象和我们如何对待参会人，至少从我这个工程人士的思维来看，我觉得这适用于人权原则。

马库斯·库墨： 你说。

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非常感谢大家各抒己见，你们都回答得很棒，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基本依据。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我觉得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先根据 ICANN 的职责范围和使命来确定 ICANN 具体涉及到哪些人权，对此进行一次非常仔细的人权影响评估，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讨论，之后再进入框架讨论，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对话非常结构化，让我们不至于太过激进，而是非常清楚自己目前在讨论什么，在做什么。最后，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合作愉快。非常感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谢谢你，布鲁斯，还有…你们所有人。其他人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吗？或者我们继续？

好的。下一个问题由凯茜·克莱曼 (Kathy Kleiman) 陈述。

凯茜·克莱曼： 能把幻灯片翻到第 4 个问题吗？

马库斯·库墨： 请放下一张幻灯片。问题 4。

凯茜·克莱曼： 非常感谢。我的名字叫凯茜·克莱曼。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被大家曲解了，所以我不会照着读。我会用自己的话复述出来。

这个问题是关于 ICANN 内的政策制定和其他流程。

目前，ICANN 内正在开展的工作有很多。相信大家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作为 GNSO 内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主要关注目前已经启动的政策制定流程，不久后，我们还要关注新 gTLD 项目、权利保护机制、WHOIS2 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所有问题，包括隐私。我们还要负责工作阶段 2 中的审核、重组、问责等。还有章程和问题报告、大量的公众意见以及独立审核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觉得，我们的志愿者已经不堪重负了。我们很累。很多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你们应该听

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它使得我们在处理多任务时捉襟见肘。也让我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失去平衡。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开动脑筋，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将 ICANN 内正在进行的众多工作以及参与其中的志愿者按轻重缓急进行排序？有没有一种控制机制？如果没有，我们能否创建这样一种方法或机制，以便简化或跟进接下来的工作，或者对这些工作进行排序？

当然，我们也可以其他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但归根结底，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由志愿者组成的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话，那就应该想想，我们能如何帮助这些志愿者？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凯茜，我想问一个问题，以便帮助我们梳理出这其中可能隐含的假设。

我知道在 IETF，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大约有超过 100 个工作组在同时开展工作。从这一点看，我们同时开展的工作的数量与他们相比可谓是相形见绌，或者至少他们的更多。我不知道。或许我们也有那么多。

在你刚刚的问题中，是否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我们应该压低工作量，确保任何希望参与所有这些工作的人都能参与进来？还是说我们的工作本身太多，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全部跟进？

凯茜·克莱曼： 我不能就 IETF 的工作发表意见，因为我没有参与过。我知道在座很多同事都参与过。

不过据我了解，IETF 的工作不包括起草政策。

史蒂夫·克罗克： 你说什么？

凯茜·克莱曼： 他们不负责起草政策。但我们要。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比如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比如公众意见，这些全都关系到政策起草的基本要素，而这些政策是域名运营的依据。所以，我们有非常密集的起草、修订和审核工作需要完成。

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之所以会设立 ICANN 政策工作人员以及扩充这类工作人员，原因之一在于专业化。我知道有很多人加入 ICANN，在这里从事着全职工作，负责政策、审核方面的工作，以及负责回答社群或公众提出的问题等等。而且，许多业内公司也在往这里输送专业人士，比如他们的政策主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全职人士每天专门负责处理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没有很好地回答你的问题。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些志愿者…这些都是很复杂且彼此关联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志愿者需要和我们一样，对这些问题的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我不确定我们的志愿者是否全都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团

体、其他工作人员或其他群体一样，那么快地熟悉相关背景，融入进来。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布鲁斯？

布鲁斯·托金： 好的，凯茜，你说的没错，我们确实也听到其他社群部分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之前在我们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召开的会议上，曾提到了这么一件事，那就是，要努力去找出哪些公众意见可用，让公众更清楚如何浏览我们的网站以及目前 ICANN 网站上的两类公众意见分别指什么，其中，第一类与政策制定和公共评议期相关，另外一类则与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请求和其他各项也需要征询公众意见的内容相关，但不专门为政策工作服务。

所以我想，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据此采取的行动应该是，看看采用什么方法将这两类或更多类公众意见整合到一个网页中。另外我也建议，或许我们可以每周提供一份针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的摘要。不过这只能帮助大家了解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对于你提的问题…由于你们属于 GNSO 的一部分，而且你们也推选了自己的 GNSO 理事会，所以理事会才是管理政策制定工作的人。我觉得，对于你们而言，要确定同时可以开展多少项政策制定工作，首先应该需要确保为每项工作分配的志愿者达到平衡。

这一点可能跟 IETF 有很大的区别，在 IETF，各个任务组可以只负责处理自己范围内特定的问题，而且是任务组内的所有成员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需要与政府的人打交道。他们也不需要来自法务部门、来自 ISP、来自企业选区或非营利运营关切选区、来自 NCUC 等等的成员。相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平衡所有这些相关方。所以区别很大。

对此我有一个建议，我认为，可以在 GNSO 理事会层面，让各个选区给出他们实际可用的志愿者资源。

例如，凯茜，你可以说，我准备每周在这些主题上贡献 10 个小时。而你们选区的另外一位成员可能会准备投入 20 个小时。再一位成员可能会准备投入 5 个小时等等。不过，如果你把所有志愿者的可用性用他/她每周可以投入的小时数以及可以负责的主题来表示，那么，你实际上会得到一个资源库矩阵。然后，GNSO 理事会可以根据这个资源库矩阵来确定工作量，比如说开展 10 项工作。然后你们可以按轻重缓急顺序来决定先完成哪个，后完成哪个。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你们提供支持。实际上，迄今为止，你们社群已经启动了相当多的工作，因此我们的政策工作人员可以说是拥有深厚的背景。与你说的相反，我们雇用更多工作人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你们的工作量，而是为 GNSO 自己已经启动的工作提供支持。所以，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整理出你们的志愿者资源，把它交给理事会，然后确定在保证平衡参与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同时开展多少项工作。

或许，你们现在面临的限制因素就是你们团体本身，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或许你们在确定可以开展多少项工作后，可以针对本周的某一个主题（比如多样性）招募更多资源，寻求更多志愿者，对吗？与其招募更少的志愿者，让他们每周必须投入 30 到 40 个小时，还不如招募更多的志愿者，这样每个人每周投入 5 个小时就可以了。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但你们首先必须得整理出自己已有的资源，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源决定工作的先后顺序。全世界几乎所有企业都在采用这种做法，我们 ICANN 也不能落后。

凯茜·克莱曼：

我理解你说的流程，但当我去问 GNSO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政策制定工作时，他们会说他们基本上只启动了两个工作组。一个是负责新 gTLD 项目的工作组，另一个是负责即将到来的权利保护机制的工作组，后者应该会在星期三，也就是明天获得批准。

从某些方面来讲，董事会要求的 PDP 才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 WHOIS2。这个项目是一个五年流程，工作内容非常之多，有 144 位志愿者参与。而 GNSO 只能无奈地举起双手，说这不是他们启动的。

目前，此时此刻，我们并行开展了很多工作，这毫无疑问是问题的所在。那么将来，我们要如何将所有这些工作放在一起，然后按顺序执行而不是同时执行所有工作？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改进这个问题吗？

布鲁斯·托金：

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些工作是 GNSO 理事会的职责。我记得，在这个主题上，董事会只是要求提供一份问题报告。而且，董事会不是随随便便地就决定启动 WHOIS 项目。我们成立了 WHOIS 审核小组。我们还成立了其他几个工作小组，负责确定目前我们用于提供域名注册人相关信息的核心服务存在哪些局限性。这些小组同样主要由社群成员组成。我们知道当前的模型存在很多局限性，因此我们将 WHOIS 从中分离出来，试图将其结构化，然后我们才说构建新的模型，以便能在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组织和社群。但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完成等等这些问题都是 GNSO 可以控制的。我们基本上只负责提供支持。

凯茜·克莱曼: 对于你所说的, 我能理解成, 如果 GNSO 说“我们可以做, 但是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 这样也可以吗?

布鲁斯·托金: 如果 GNSO 真的这样说, 当然没问题。GNSO …根据章程规定, GNSO 理事会的职责就是管理政策制定流程。因此, GNSO 理事会需要根据各种因素决定先起草哪些政策, 后起草哪些政策。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你们提供支持。

马库斯·库墨: 好的, 谢谢。我看到话筒后面已经排起队了, 而且谢林似乎也有话要说。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们还是让发言队列先说吧, 然后再…

斯特凡尼娅·米兰
(STEFANIA MILAN): 话筒是开着的吗? 是的。我是斯特凡尼娅·米兰。我只是想把布鲁斯刚才的建议放到现实中看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的运作方式与企业是存在不同的。当然, 布鲁斯的建议中肯定有可取之处。但我们或许都忘记了一点, 我们不是企业员工, 我们是志愿者。志愿者的工作存在很大的灵活性, 存在很多这样

那样的因素，正如凯茜所说，这些因素都是不可预见的。因此，希望董事会不要把志愿者组织等同为工作人员或者企业员工，因为我们不是。谢谢！

布鲁斯·托金：

澄清一下，我刚才说的是确定志愿者希望投入的小时数。我没有指示志愿者去做什么。说白了，这个流程就是，志愿者说他们准备在某个问题上投入多少时间，然后志愿者社群，也就是 GNSO 理事会便可以确定这些时间资源可以用来完成什么工作。这里是没有指示和命令的，不像在公司，你直接告诉员工要做什么事，他们就会去做。但你们是志愿来做这些事的，所以我才建议先确定你们可以投入多少时间进来。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我的发言更多的是关于工作的深度。目前在 ICANN，我发现有两个问题在阻碍我们招募更多志愿者来分担工作。其一，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并行开展的。就拿人力资源问题来说。当我们在人力资源框架内起草了声明后，我敢说，要将该声明应用在各个方面，应用在 ICANN 开展的各项工作里面，将会非常非常复杂，因此人力资源往往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和合法阶段。将它应用在实践中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招募新的志愿者时，他们可能在某一领域内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但是，随着 ICANN 成立的时间越

来越久，做好相关工作所需要的研究将会呈指数增长。我是说，以我为例，在过去三年里，我针对各个方面的内容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无法胜任权利保护机制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相关的案例，没有亲自处理过这类事情。尽管我知道作为权利保护机制，它应该如何应用于其他问题中。

所以我觉得，我们万万不能低估了这种复杂性。我知道，企业的做法是，在聘用新员工后，就直接将他们扔到企业这个大环境中，成败全靠他们自己。但我其实挺同情这样的员工的。如果他们只是忙于并且局限于属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完成自己应该交付的项目就可以了，那他们永远掌握不了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所需的技能，而这，是我们工作组和 NCSG 最为关心的技能。我只是说说我个人的看法。欢迎大家提意见。

马库斯·库墨：

拉斐克。

拉斐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谢谢。当我听到布鲁斯说你可以让志愿者投入五个小时等等这个想法时，我觉得这听起来感觉像项目管理。但现实与理论始终存在差别的，因为即使你努力招到了新的志愿者，让他们加入，或者让他们读完所有相关材料等等，他们自身也不得不

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学习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当我听到你说你可以投入五个小时或之类的，我真的很担心。我们不是资产，也不是大家所谓的人力资源。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志愿者。这才是实际情况。例如，最近我观察到，大多数工作组选择的讨论时间对亚太地区的参与者而言都不太方便。毕竟，ICANN 又不是我的日常工作。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凌晨 1 点钟醒来开会。或者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熬夜到凌晨 1 点钟，只为了参与某些工作组的工作或者参加电话会议。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你只是非商业用户，是志愿者，那么你根本无法与那些拿着工资工作的人相比。你是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些事的。而且，要做好这些事，你还必须投入很多精力去学习，这些都是投资。我是说，比如我们的 RDS 和现在的新 gTLD 后续申请轮次。要做好这些项目的相关工作，志愿者需要阅读的文件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要招募新人，要让他们做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需要时间。

所以我在听到你说可以贡献五个小时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忧。这根本行不通，即便在企业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职能管理”。这根本行不通。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此我们要谨慎一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错，我们正在努力扩充我们的志愿者库，但要让这些新加入的志愿者做好参与实际工作的准备，我们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要确保有效的参与，志愿者必须得具备很高的水平。因此我们要谨慎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 ICANN 有必要压低工作量，因为我们需要做的远不止政策制定。有很多已经启动的项目正等着我们去完成。事情真的很多。所以你们需要压低工作量，需要确定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在规划和确定先后顺序时，最好能让社群也参与进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专注。我们不能同时进行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减少目前的工作量，我觉得，这或许也是对新任 CEO 的一大挑战吧。关于这方面，目前 ICANN 内已经有一个旨在改进现状的努力，但由于挑战确实很多，因此你们需要扩大这种努力的规模。我们真的需要专注。举个例子，你不能让我们同时着手三个或四个复杂的 PDP 吧。这没有任何意义。谢谢。

布鲁斯·托金：

不能。但事实可能更糟糕，因为我们正打算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审核。其中有 ATRT 审核，有安全性和稳定性审核，有 WHOIS 审核等等。我完全站在你这一边，尤其是关于电话会议的问题。我记得，之前在与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开会时，GNSO 理事会的主席就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轮流会议时间来解决。我也是来自亚太地区的，我经常在半夜参加电话会议，所以我理解你的痛苦。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之道就是让大家轮流品尝这一痛苦。另外，针对你说的优先顺序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正处

于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的危险境地。相比之下，我宁愿我们少做点事情，但每件事都做好。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理事会，通过各个团体来做这件事，来确定各项工作的优先顺序。而作为董事会，我们则需要稍微确定一下运营规划中各项任务的优先顺序。目前运营规划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同时做太多事情是有一定危险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危险境地，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如何确定事情的优先顺序是各位社群成员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马库斯·库墨：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看到谢林和里纳利亚好像还有东西要补充。我是说，我们听到你们的担忧了。你们表述得很清楚。所以，能不能请大家尽量简短一点？请谢林先发言，然后是里纳利亚。

谢林·查拉比：

我已经不能再短了。

[笑声]

实际上，此时此刻，我真的挺有同感的。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企业中，在讨论是否应该启动某项工作时，他们往往会问：这项工作重要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吗？我们有足够的人手吗？而在 ICANN，我猜我们会问：这项工作重要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吗？我们从来不会问自己是否

有足够的志愿者来做这项工作。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无论是董事会，还是 GNSO，还是其他任何社群组织，都未曾回答过这个问题，大家都假设志愿者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会凭空冒出来。我说的对吗？但现在，这个问题需要有人来回答。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知道我们需要去解决它，我们需要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志愿者资源？

这里我想要快速地问戴维·奥利佛一个问题，因为去年，在公众意见中，社群曾表示过他们有点累了，需要帮助。当时我们的回答是，你们能多招募一点人来处理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吗？比如多招两名 FT。不过我担心的是，此举可能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疲劳，因为多增加了两个人，大家就会认为你们或许能够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分配给你们更多的工作。所以我知道戴维对此是什么反应，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件事。谢谢！

凯茜·克莱曼：

尽管这并不是我们想表达的意思。

戴维·奥利佛：

谢谢你，谢林。确实，当时董事会授权我们多招两名 FT，我们也照做了。其中一名负责提供秘书处支持服务。我们几乎是在得到授权后立刻就招募了那位同事。第二位是一名主体问题专家，名叫戴维·塔特 (David Tate)，来自英联邦协会，在这届会议上才加入我们。这位同事仅仅负责为 GNSO 提供支持。当然，我们还为三个支持组织和四个咨询委员会提供支持。而

RSSAC 和 SSAC 的工作量也有所增加。增加的这部分工作所需的支持全都由我们的政策支持团队提供。

所以，我们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我们只是努力在为这些组织的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支持和便利。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

拉辛：

马库斯。

马库斯·库墨：

是，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

拉辛：

谢谢。我们真的非常关心志愿者所能承受的工作量以及他们是否感到倦怠。在审核方面，委员会已经讨论了是否可以将审核安排表制定得更灵活一些，而且我们也在关注这个问题，看看能否在不违背章程规定和其他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这个目标。

马库斯·库墨：

谢谢。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到此为止吗？我是说，我们已经向你们保证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会在董事会内部进行讨论。比如说，或许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下一次董事会闭关会议的讨论主题之一。

谢林·查拉比： 马库斯，我再说一句。戴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过现在还是算了。后面我会和你还有凯茜再讨论的。请不要乱想。我只是想让整理音频的同事把这个记下来，提醒我关于新增政策支持人员会带来什么影响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我们后面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马库斯·库墨： 谢谢。另外我们还提出了几个（听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多样性的，另一个是想知道你们对 CCWG 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关于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记得应该是在星期天与 GNSO 理事会的联合会议上讨论的，你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数据。不过，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想补充一些内容。有请。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斯特凡尼娅，你能过来一下吗？我会让斯特凡尼娅·米兰代表 NCUC 简单说一下，然后是鲁迪·万斯尼克 (Rudi Vansnick) 代表 NPOC 发言，请两位尽量简短。我们要留一些时间供大家讨论。

斯特凡尼娅·米兰： 非常感谢。我是斯特凡尼娅·米兰。

鉴于时间不多，我就不一一给大家汇报具体的数据了。我只说一些非常基本的数据。这里我代表的是 NCUC。

我们一共有 447 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不是美国…抱歉，是来自北美洲，不是欧洲。

我们代表 115 个国家和地区，但我们代表…抱歉。

我们的成员来自 115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宣传册被翻译成了六种语言，包括波兰语和土耳其语。我们的主席不是白人。不仅仅是 NCUC，我们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六个席位都是男女各半。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关于性别多样性的数据，因为我们没有收集这些数据，不过我们知道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数据不会告诉你的一些事实，在这些多样性数据背后，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外展。我们确实经常在各个地区举办活动，包括学术会议和地区 IGF。我们非常感激 ICANN 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也是经济上的支持。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效参与的问题。

除了收集各国家/地区活动的参与人数，我们还要确保这些参与的人真正有贡献于决策流程，有贡献于政策制定流程，在这点上，真的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是能力建设。

大家已经广泛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相当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次感谢 ICANN 的支持。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

最后一点是关于翻译。如果大家有出席我们今天的选区会议，那你应该看到我们的主席拉菲克在会上用了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发言。但遗憾的是，他身后的同传箱却是空的。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考虑一下，至少在选区会议日提供翻译资源以支持 NCSG 和 NCUC。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请讲。

帕德米尼·巴鲁阿

(PADMINI BARUAH)：

大家晚上好。我叫帕德米尼，是一位来自印度的法律专业学生。

我的发言来自你们问题的第二部分，而我要讲的内容是基于你们章程第 1 条第 2 款第 4 项的，这一内容谈论的是不同群体的广泛、包容和多样性参与。

两天前，我在这届会议上遭到了性骚扰，虽然当我向人们诉说我的遭遇时，每个人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这让我很是惊讶，但我却找不到任何明确提到 ICANN 社群和性骚扰的规范或政策。最终我发现可以去找监察官，在这里我再一次被惊到

了，监察官居然告诉我说，我是 ICANN 有史以来第一位公然投诉性骚扰的人。

后来，我查阅了 ICANN 所有的官方记录，我发现你们的企业章程里有很全面的性骚扰政策，而且列出了很多人们可以寻求保护的依据。因此，在这里，我希望董事会和社群能制定出清晰成文的性骚扰政策，以便我可以更有意义地参与，如果你们能抽出一些时间处理这个问题并告知我相关情况，我将感激不尽。我没有说要立即得到回复。但这是我的诉求。谢谢。

马库斯·库墨：

感谢你提请我们注意这个问题。

[掌声]

马库斯·库墨：

听到这个，我自己都震惊了，我想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董事会同事说，我们会非常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也会跟进你的建议。

如果我们的指导文件中没有相关内容，那确实是我们的疏忽。感谢你提出来。

现在…我没有…我们已经…哦，鲁迪，好的。他有一些东西要补充，凯茜也是。

鲁迪·万斯尼克：

是的。谢谢。

我叫鲁迪·万斯尼克，是 NPOC 的主席。

虽然 NPOC 仍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选区 — 到今年 6 月份，我们就成立五年了 — 但实际上，我们也有接近 70 名成员。七十。虽然在成立后没有立即重点着手提升性别多样性和地理区域多样性，但对于实际结果，我们仍然挺满意的。

现在，我们有 70% 的同事是男性，50% 的同事是女性，所以在性别多样性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不过，在地理区域多样性方面，我觉得我们取得的成绩应该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不同地理区域在我们选区的代表人数几乎都差不多。

非洲地区，我们有 25%；亚洲地区，我们有 90%；欧洲地区，我们有 24%；北美地区，我们有 20%；拉美地区，我们有 11%。

从这个数据来看，亚洲地区 90% 的代表性真的很不一般，因为在亚洲，NGO 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有时甚至不被他们自己国家/地区的法律所承认。所以，我们能在亚洲实现 90% 的代表性，真的相当不错。

而且，我完全同意斯特凡尼娅刚才所说的，外展确实不好做。我们不能像公司宣传产品那样，直接说“你好，我们生产这个产品，你可以来买”就可以了。

我们所做的是邀请人们加入 ICANN，加入 NPOC，并以志愿服务的方式与我们共事。

他们在完成工作后没有直接的回报，这也是大家在邀请人们加入时经常遇到的最让人沮丧的问题之一。

通常，他们会说：“好的，但我每天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啊，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而且我需要收入，没有收入的话，不管是什么组织，我都不要做志愿者。”

而这本身…

由于 NPOC 只负责 NGO，通常 NGO 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足够的志愿者来帮我履行使命、实现愿景以及完成我需要做的工作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有足够的资金资助吗？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让第三方以志愿者的身份为我们和 ICANN 提供服务，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 NPOC 团队或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成员数量已经翻了一倍了。这里我要感谢约翰·克尔 (Joan Kerr)，他是我们的成员委员会主席，一直以来，他为了挨个验证所有成员的身份，给他们的电子邮箱发送邮件，看看有没有响应；查证他们的组织，看看是否真的存在以及现在是否仍然存在。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的成员全部经过了验证。所有成员都完成了验证流程。

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去进一步扩充我们的成员库，进一步提升成员的多样性。

你不能先去研究如何提升多样性，然后再来看我们是否要吸收更多成员。这样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先有一定的成员基础，然后才能去履行我们的使命，完成我们的工作。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我想接着之前的问题说几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与一些 SO 同事和 AC 同事讨论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我们何不成立一个工作组，一个跨社群工作组，专门负责研究社群的外展策略，看看我们觉得哪些内容应该纳入策略中，然后我们再看看该策略是否符合 ICANN 已经制定好的策略，找出一些我们可以共同探究的方面，同时对于那些不符合的内容，明确它们不符合的原因所在。

对我们而言，能够以一种得体的方式向人们介绍我们的社群尤其重要。正如我所说，这并非易事。

我已经加入这个选区两年了。看到有那么多新成员的加入，我真的很开心。虽然现在我们的成员数量日益增多，但这远远不够，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鲁迪。

抱歉我们已经超时了。我问问口译员能不能再多工作几分钟。你们能再多待 5 到 10 分钟吗，我们这边还没有讲完？我知道凯茜还有话要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

凯茜，你说吧。

凯茜·克莱曼： 我就不耽搁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了，谢谢你。

马库斯·库墨：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关于 CCWG 的最终报告，你们有什么看法？

爱德华，你来说几句？

爱德华·莫里斯

(EDWARD MORRIS):

好的。没问题。谢谢马库斯。在我正式发言前，我想先谢谢董事会。两年前，当我们所有人都在试图找出解决办法时，是董事会提出让社群牵头问责制工作。其实你们本不需要这样做。所以，谢谢你们。

其中我尤其要感谢三位董事会成员，这是在我 15 个月的工作中得出的。

布鲁斯，你和克里斯真的太好了。每次我在邮件列表上遭到指责或什么的，布鲁斯都会突然冒出来，向我发送一条安慰信

息，比如说“做得好”，或者“我同意你的观点”，或者“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每次都很及时，让我觉得受到尊重。

另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阿莎 (Asha) 所做的工作。

阿莎，你能站起来…我们许多成员还…因为你是新人，我们许多成员还不认识你。你能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吗？

[掌声]

爱德华·莫里斯：

好的。我只是想说，曾经也是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阿莎找到我，问了我一些有关当时我正在着手的工作的问题，并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跟进 — 其中部分问题我都忘了 — 不过她真的很喜欢问问题，很好学。而且，一旦她懂得了之后，她就成为了我们的拥护者。

在我看来，这就是董事会成员应该做的事。这里我只是想谢谢你，同时希望其他董事会成员也能稍微向新成员学习一下，因为新成员真的做得很好。

关于这份报告，我想说的是，里面很多内容都很好。我觉得，检查和调查权利是其中的关键。希望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阶段 2 带来更大的透明度。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将这两项权利结合起来，那我们将成为美国境内透明度最高的组织。

目前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靠拢，但这需要我们社群和董事会的共同努力，另外我希望，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能同心协力，共同解决问题。

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罗宾。

罗宾·格罗斯
(ROBIN GROSS):

非常感谢。

大家好，我是罗宾·格罗斯。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一直是 NCSG 在 CCWG 的成员，因此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份 CCWG 报告就是一个混合体，里面提到了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比如独立审核流程的改进，重审请求流程的改进以及赋权社群，赋予社群可以在许多重要核心治理事务中发表意见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另外还催生了人权章程。

所以，里面真的提到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说到这里，我猜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没错，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里面很多很好的内容这一事实。

不过，NCSG 中的许多同事仍然对政府赋权问题存在一些顾虑。

如果大家同时看第 1 和第 11 项建议，就会发现，它改变了 ICANN 的基本权力结构，使咨询委员会的角色从顾问转变成了决策参与者。

这对 ICANN 一直以来的运营方式可谓是一大根本的转变。而且是有意的转变。

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很担心，不知道这会给许多我们关注的问题，比如言论自由、隐私、正当法律程序和民主等等，带来什么影响。

这里我只是想将大家的这些顾虑提出来。总的来说，CCWG 报告中提出的大部分改变都是很好的，只是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一部分人的顾虑所在。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觉得，如果让我们讨论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好几个小时，但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看到艾芙丽排起了。

艾芙丽，请讲。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谢谢。我是艾芙丽·多利亚。我想谢谢罗宾刚才提到，NCSG 内只有一部分人是那样觉得的。

我相信在我们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样的折衷处理仍然可以维持之前的平衡，即，其他利益相关方仍然有优先权等等。这里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同时谢谢罗宾说明并不是所有 NCSG 成员都反对这种处理方式。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说明。我想我们可以引用 CCWG 主席的一句原话:

“这种折衷处理方式虽然可能并不完美，但只要每个人都感到同样的不满意，而不是部分人满意部分人不满意，那这种处理方式就不算太糟糕。”

好了，我就说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加。抱歉我不得不打断大家的讨论。因为我们真的时间不多。非常感谢大家。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也谢谢大家。很高兴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抱歉我们拖时了。

[会议记录结束]